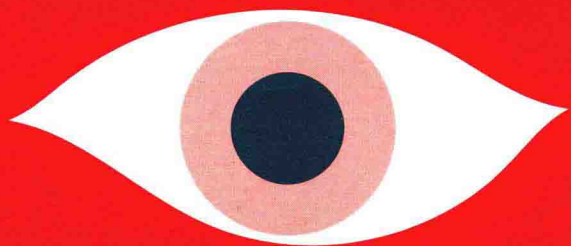


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
—
Lionel
Shriver



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

凯文怎么了

[美]
莱昂内尔·施赖弗
——著

李尧 李平
——译

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

〔美〕莱昂内尔·施赖弗——著
Lionel Shriver 李尧 李平——译

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

凯文怎么了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凯文怎么了

[美] 莱昂内尔·施赖弗 著
李尧 李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凯文怎么了 / (美) 莱昂内尔·施赖弗著; 李尧, 李平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11
ISBN 978-7-5596-2686-8

I. ①凯… II. ①莱… ②李… ③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9418 号

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

By Lionel Shriver

Lionel Shriver © 2006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k Well Management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8 by
United Sky(Beijing) New Media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译文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8-6417 号

选题策划 联合天际
责任编辑 咎亚会 夏应鹏
特约编辑 刘默 张琦
封面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美术编辑 小圆子

未^读
UnRead
—
文艺家

出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发行 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
印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字数 383 千字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14.75 印张
版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2686-8
定价 68.00 元



关注未读好书



未读 CLUB
会员服务平台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5243 5752 (010) 6424 3832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
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亲爱的富兰克林：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今天下午发生的一件小事让我提起笔来给你写这封信。不过，自我们分开以来，我最怀念的就是回家之后，把一天里发生的奇闻趣事都告诉你。就像一只猫把抓来的老鼠摆在自己另一半的脚旁——那是一对猫夫妻分别在两个后院草料堆中搜寻之后，为对方献上的小小的、不值一提的礼物。要是你现在还像往常那样在我的厨房里，肯定又在往格兰诺拉面包片上涂抹南乳花生酱，尽管马上就要吃饭了。我手里拎的袋子还来不及放下——其中一个还在往外流汤——就迫不及待地要给你讲点儿什么。晚上要吃意大利面，我甚至来不及责怪你把整个三明治都吃完了！

早些年，当然啦，我讲的尽是一些异域风情的小故事，给你讲里斯本，讲加德满都。可是说实话，谁想听那些外国故事呢！虽然你很有礼貌地听着，但我还是觉察到，你打心眼儿里更愿意听听发生在家门口的一些奇闻趣事。比方说，在乔治·华盛顿大桥上与收费员非同寻常的邂逅什么的。平凡中出奇迹有助于验证你的观点，你认为我在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都是骗人的鬼话。我旅行带回来的“纪念品”——一包已经放了很长时间的比利时华夫饼，英国人称为“皮夫”（废话之意！）——仅仅因为距离遥远就被人为地涂上某种神秘色彩。就像日本人相互之间送礼物一样，盒子里装着袋子，袋子里套着盒子。我从遥远的地方带回来的礼物都不过是包装而已。若是仅仅在老纽约州还没有变质的垃圾堆里翻腾翻腾找到点什么，或者在到奈阿克¹大联

1 纽约州的一个小镇。

盟超市的路上搜集点奇闻趣事，岂不是更了不起的成就吗？

我的故事还真发生在那里。这样看来，我终于学会了你一直想要教我的东西，那就是我自己的国家跟阿尔及利亚一样风情独具、危机四伏。我站在卖奶制品的货架旁边，用不着买多少奶酪，以后也没必要。现在没有你帮我干掉大半碗意大利面条，我再也不吃那玩意儿啦。哦，我真怀念你这个“嗜好”。

在大庭广众之下抛头露面，对我来说还很难。欧洲人向来把美国称为“没有历史感”的国家。你可能认为，在这里，我会因美国人著名的健忘症而受益。可惜运气不佳，这个社区没有任何遗忘的迹象。虽然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但是家里的食物快吃完的时候，我还是得硬着头皮出门去买。哦，霍普韦尔大街上7-11便利店的售货员对我已经“司空见惯”，我可以买上一夸脱牛奶而不被一直盯着看。但是在我们常去的大联盟，我却依然是“众矢之的”。

在那儿，我总是不能理直气壮。为了增加点儿底气，我强迫自己挺直后背，端起肩膀。现在我总算明白人们常说的“昂首挺胸”是什么意思了。挺拔的身姿可以改变人的内心。这一点常常让我惊讶。当我气宇轩昂地站在那儿的时候，羞耻之感就稍微有所缓解。

正琢磨着该买大号还是中号鸡蛋的时候，我无意中朝摆放酸奶的冷柜处瞥了一眼。几步开外，站着一位顾客，她满头黑发枯杂不堪，发根处一英寸的地方已经开始泛白，发卷只在发梢依稀可见。显而易见，自上次烫发之后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她淡紫色的上衣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裙子也许曾经很时髦，可如今衣袖紧紧地箍着胳膊，短裙凸显着肥大的屁股。她这一身行头急需熨烫，垫肩处隐隐约约看得出金属衣架留下的锈渍。我由此想到，肯定别的衣服都穿脏了，或者堆在地板上，她才不得已从衣柜深处捞出这套衣服。那个女人向再制干

酪¹探过头去，我看见她的双下巴上满是皱褶。

别绞尽脑汁猜她是谁了。从我描绘的这幅图画里，你永远也认不出她。曾几何时，她苗条得有些过分，浑身上下充满骨感，像包装好的礼物，光鲜靓丽。尽管把失去亲人的人说成“形容枯槁”兴许比较浪漫，但是我觉得，哀伤时，吃巧克力和喝自来水没有两样。另外，有些女人保持苗条的身材，不是为了取悦配偶，而是为了跟女儿比美。不过，多亏我们，如今她失去了这份情趣。

她是玛丽·伍尔福德。我没有因为认出她而骄傲，恰恰相反，我无法面对她。一刹那，我头晕目眩。我双手直冒冷汗，在盒子里翻来翻去，察看鸡蛋是否完好无损。我装作突然想起要去旁边那个货架找东西的样子，先把鸡蛋放在推车的婴儿座上，不让它掉下来，然后就佯装去挑拣东西。又因为担心轮子会发出吱吱的响声，我干脆把推车扔到一边儿。那一刻，我连气也喘不过来。

我本来应该心里有所准备。事实上，我常常做了充分的准备，说全副武装也不为过，哪怕事后证明并无此必要。可是我不可能在出门做每一件小事的时候都“披甲戴盔”。再说，玛丽现在还能把我怎么样？她的招数已经用尽，她把我告上了法庭。话虽这么说，可我的心还是怦怦直跳，不敢马上回到摆放奶制品的架子那边，虽然想起了从埃及买的那个绣花手提包还在购物车里搁着，包里还装着钱包。

这是我当时没有逃离大联盟唯一的原因。我总得偷偷摸摸回到放包的购物车跟前呀。于是，我拿起一罐金宝汤公司的奶酪芦笋罐头，心不在焉地看着，漫无目的地想，假若沃霍尔²看到罐头盒上的图案被重新设计，该有多惊讶啊。

1 以熟化了的天然奶酪为原料再次利用的产品，所有蛋白质及其降解物都重复经受热处理，因此其营养性能也就差远了。

2 安迪·沃霍尔(1928—1987)：美国艺术家、印刷家、电影拍摄者，是视觉艺术运动、波普艺术最有名的开创者之一，并曾成功地担任金宝汤公司的罐头美工设计。

等我回来的时候，那个货架旁边已经空无一人。我立刻推起购物车，俨然一个行色匆匆必须三下五除二干完家务事的职业女性。你一定在想，你不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吗？可是我很久没有这样看待自己了。我觉得，在那些排在我前面等待交款的人眼里，我这样不耐烦并非因为我是一名职业女性——她们帮助丈夫养家糊口，时间就是金钱，而是因为我像一个逃犯般，惶恐不安，恨不得马上溜走。

我把要买的那堆五颜六色的东西从购物车里取出来。鸡蛋盒子黏糊糊的，收银员打开查看。啊，玛丽·伍尔福德还是认出我了。

“十二个全破了！”那个姑娘惊讶地喊了起来，“我得让他们给您换一盒。”

我拦住了她。“不，不用了，”我说，“我着急走。就这样吧。”

“可是鸡蛋全都……”

“就这样吧！”在这个国家，要想让别人乖乖地听你的话，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他们觉得你有点精神错乱。收银员用面巾纸擦了擦鸡蛋盒上的条形码，在机器上扫了一下，然后眼珠骨碌碌地转着，擦了擦手。

“哈查多琳……”我递上借记卡，收银员念着我的名字，声音很大，仿佛是说给排队的人听的。快到傍晚了，正好是学生放学后打工的时间。这个姑娘大约十七岁，没准儿是凯文的同学呢。当然，这一带有好几所中学，她家兴许刚刚从加州搬来呢。但是，看到她的眼神，我不再这么想。她直直地盯着我：“这个姓不常见呀。”

我不知道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不过这些事情真是让我烦透了。并非我没有羞耻之心，恰恰相反，我被所谓的羞耻弄得筋疲力尽，浑身上下宛如沾满黏糊糊的鸡蛋清。这是一种无处宣泄的情感。“全纽约州姓‘哈查多琳’的只有我一个。”我自我解嘲道，没好气地拿回借记卡。她把鸡蛋扔进一个塑料袋里，更多的蛋清流了出来。

我就这样回到了家——权且叫作家吧。你当然没有来过这里，那就让我给你描述一下吧。

你会大吃一惊。特别是当初我吵着闹着不想搬到郊区，而如今却选择继续留在格拉德斯通。我是觉得应该住在离凯文不远、开车就能到的地方。除此之外，尽管我渴望没有人能认出我是谁，但并不是想让邻居们忘记我是怎样一个人。我求之不得，但是又有哪个城镇能够给我这样的机会呢？全世界只有这个地方能完完全全感觉到我生活中经历的所有变化。如今人们是否喜欢我远没有是否理解我来得更重要。

付完律师费之后，剩下的钱虽然不多，但足够买一套小房子。只是租房子暂住在这里对我更为合适。我觉得，自个儿在这种积木玩具似的公寓套房里生活，就像琴瑟和谐的婚姻，再合适不过了。噢，你恐怕要吓一跳，这些用很不结实的纤维板做成的家具是对你父亲的座右铭“材料决定一切”的公然挑衅。可我喜欢的恰恰是这种“靠不住”的感觉本身。

这里的一切都不牢固。通往二楼的楼梯很陡，还没有扶手。我要是喝完三杯葡萄酒之后上楼睡觉，脚踩楼梯时就会感到头晕目眩。地板嘎吱作响，窗框走风漏气，整幢房子给人一种弱不禁风、摇摇欲坠的感觉，仿佛设计极差的危楼随时会轰然倒塌一般。楼下的卤素小灯泡用几个生了锈的衣架支撑着，连在天花板下的一根电线上，晃晃悠悠，忽明忽暗，为我的新生活平添了一种明灭不定的色彩。电话插座脱落，我与外部世界唯一的“联系”在两股焊接得十分糟糕的电线上不停地摇晃。晃来晃去，“联系”便常常被切断。房东倒是许诺给我换个好炉灶——炉灶上显示“开”的灯根本不亮，可是对我来说，换不换无所谓。前门的把手经常一拧就掉，我只好再设法把它塞回去。但是那一截锁轴似乎在嘲弄我，或者说，像母亲一样在提醒我：不能离开这个家。

我还发现，这幢二层楼的“大方向”是把资源利用到极致。供暖不足，暖气片半死不活，散发出一点点热气。尽管还是十一月初，我已经把阀门开到最大了。冲澡的时候我只用热水，不兑凉水。而所谓热水的温度只不过让我不发抖而已。洗澡的时候，我惴惴不安，生怕热水马上用完。冰箱的刻度已经调到最大，可是牛奶只能保存三天。

说到装修风格，这幢房子简直是对这个词的嘲弄。房子一楼刷成了亮黄色，活儿干得非常粗糙，作为底色的白涂料一条条依稀可见，似乎是用蜡笔胡乱画出来的。楼上我的卧室里，墙壁用海绵蘸着浅绿色涂料涂抹而成，俨然是小学生的涂鸦之作。这所摇摇欲坠的小房子——显得那样不真实，富兰克林，而我跟它没有两样。

可是我并不想让你为我难过。让你难过不是我的本意。如果我愿意，完全可以找到更体面的房子。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喜欢这里。这所房子没个正形，像个玩具。我住在一个“玩具之家”倒也不错。连家具都不合比例。餐桌齐胸高，让我觉得自己像个未成年人。而我用来放电脑的床头小桌用来打字又太矮——高度只够幼儿园的小朋友吃椰丝曲奇、喝菠萝汁。

也许这种歪歪斜斜、幼稚可笑的气氛能够解释为什么我昨天没有去投票选举总统。我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发生在遥远的地方。如今，这个国家非但没能为我的“错位”找到正确的“对位法”，反而将我带入了超现实的领域。选票正在统计当中，可是就如同发生在卡夫卡的故事中的那样，没有人知道赢家是谁。

现在我拥有的就是这一打破鸡蛋。我把已经所剩无几的蛋黄、蛋清倒到碗里，把碎蛋壳挑出来。要是你在，我会煎一份美味的菜肉馅蛋饼，再加上切成方块的土豆、芜荬叶。要想味道鲜美，秘诀就在于加上一茶匙糖。一个人嘛，我只能把剩下的这点玩意儿放到锅里，翻炒一下，拨弄拨弄，反正一样吃下去。我发现玛丽的姿势挺优雅，虽然还未做到位。

起初，看到食物我就恶心。去拉辛¹看望母亲的时候，她做好的大米羊肉菜叶包一端上来我就想吐。她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用热水烫葡萄叶子，把卷好的羊肉和米饭塞进去，做成一个个有棱有角的小包子。我提醒她，可以放到冰箱冷冻起来。在曼哈顿，去哈维律师事务所的路上，匆匆路过第七大街熟食店的时候，熏牛肉的辣味让我胃里翻江倒海。可是反胃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对那种感觉我甚至有点怀念。四五个月之后，我肚子有了饿的感觉——事实上我开始狼吞虎咽。好胃口让我觉得很体面，于是我继续扮演一名对食物失去兴趣的女人的角色。

大概一年之后，我开始面对现实——这个“舞台”、这场“表演”对于我毫无意义。即使我变得骨瘦如柴，也没有人会介意。我期待你用那双可以测量马的肥瘦的大手箍住我的胸腔，把我举过头顶，并严厉地责备道：“你太瘦了吧？”那口气西方女人听了都会暗自高兴。

于是我现在每天早上喝咖啡，吃一个牛角面包。用湿润润的食指把掉下来的面包渣都沾起来吃掉。我慢条斯理地切卷心菜，消磨漫长夜难熬的时光。如今打电话邀请我出去的人少得可怜。然而，即便如此，有那么一两次，我还是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来电话的一般都是外国朋友，平常通通邮件，好多年都没有见过面。特别是那些不知道实情的朋友，我唯恐避之不及。至于他们是否知情，我一般从电话里都能听得出来。不知情的人，打电话时粗喉咙大嗓门儿，说起话来无所顾忌。而知道内情的人，一开口就毕恭毕敬，结结巴巴，轻声细语，十分拘谨。我自然不想把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复述一遍，也不期待能够得到朋友们无言的同情。他们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要想把谈话继续下去，还得我把那些事情和盘托出。而真正让我向他们不无歉意地说自己“太忙”的原因是，生怕两个人都点个沙拉，账单送来的时

1 美国威斯康星州东南部城市。

候，才八点半或者九点，我不得不起身回那个小窝。让人心悸的是，家里连可以用来消磨时间切的菜也没有了。

说来好笑，在为《飞行之翼与祈祷者》写文章而奔走了那么多年之后，我怎么能天天吃这种程式化的食物？那时候，我每天晚上换不同的餐馆，服务员说西班牙语或者泰语，菜单上写的是酸橘汁腌鱼或者狗肉。更糟糕的是，这让我想起母亲。但是我不能打破已然排列好的先后顺序（一长块奶酪，或者六七个橄榄；鸡胸、排骨或者煎蛋卷；热蔬菜；一块香草三明治饼干；半瓶葡萄酒），我仿佛是在走平衡木，一脚踩空就会摔下去。现在，我已经不得不放弃吃荷兰豆，因为那玩意儿做起来太容易了。

不管怎么说，即使我俩的关系变得疏远，我也知道你还是为我吃饭的事而担心。你向来如此。多亏了玛丽·伍尔福德今晚微不足道的报复，我吃得很饱。邻居们的种种古怪行为都不能像她这样起到“安慰剂”的作用。

比方说，我还住在帕利塞德大街我们那幢被人们誉为“暴发户平房”（富兰克林，不管你是否喜欢这个称呼，事实就是这样的，那是一座平房）的时候，有人把好几加仑深红色的油漆泼洒到房子前面的游廊上。窗户和门也都被弄得一塌糊涂。他们趁夜色“光临寒舍”，我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油漆快干透了。哦，我该怎样称呼那个黑色星期四呢？当时——一个月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之后——我心里想，我不会再害怕，也不会受到更多的伤害了。我认为，那可能是一种很常见的自负吧——觉得自己已经承受了那么多打击，而这些打击加在一起，会给人一种安全感。

那天早晨，我从厨房出来，拐了个弯儿走进起居室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我以为自己已经平安无事、可以刀枪不入的念头简直是异想天开。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或者至少从没有

被油漆污染过的那几扇玻璃窗流泻进来，从那几片油漆很薄的污渍透进来，在白墙上投下血红的光，宛如中餐馆里俗艳的装饰。

我以前总是硬着头皮面对自己害怕的东西，对此你颇为赞赏。不过，这个方针是因为害怕在异国他乡迷失方向想出来的——如同儿戏。现在，我多么想回到那些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日子里啊（儿戏本身，比方说）。不过，积习难改，我并没有逃回到床上蒙头大睡，而是下决心去查看一下遭受了多大的损失。但是前门打不开，门框和门扇被黏稠的深红色的瓷釉牢牢黏在一起。瓷釉不像乳胶漆，不溶于水。而且瓷釉价格昂贵，富兰克林。为了这场恶作剧，有人花了不少钱。当然，我们那些老邻居有各种各样的不足，只是从来不缺钱。

于是，我穿着和服式晨袍从侧门出去，绕到前面。“观赏”邻居的“美术作品”时，我觉得脸上戴着“冷漠的面具”。那是《纽约时报》描绘我在法庭上的表现时说过的话。《邮报》更毫不客气地说我在法庭上自始至终“目中无人”，而我们当地的《新闻杂志》越发过分：“伊娃·哈查多琳板着面孔，仿佛她儿子只不过是把女儿的辫子在墨水瓶里蘸了一下而已。”（我承认自己在法庭上是板着面孔，目不斜视，吸着腮帮。我记得当时一直在心里念叨你的“硬汉”格言：“不要让人看到你出汗。”可是富兰克林，“目中无人”？那会儿我还有心思“目中无人”吗？能让自己不哭出声来就不错了。）

那效果确实惊人——如果你喜欢戏剧性场景的话。我那会儿当然没有心情欣赏如此“美景”！房子宛如人被割断喉咙，以罗夏克墨迹测验¹般喷涌而出。油漆经过精心挑选——颜色浓重，质感很强，还带一点蓝紫色——可能是特意调制而成的。我不禁想，如果泼油漆的人是事先订购这种颜色的油漆，而不是从商场货架上取下来付款走人

1 一种心理投射测验。

的话，警察应该能够查出是谁干的。

除非不得已，我不会再跨进警察局半步。

我这件和服式晨袍非常单薄，那还是1980年我们第一个结婚纪念日时你送给我的，本来是在夏天穿的。这是你给我买的唯一一件晨袍，我不想再去找别的衣服。我丢掉了那么多东西，但是你给我的或者你留下的东西我一样也没舍得扔掉。我承认你留下的这些“护身符”很折磨人。而这恰恰是我视若珍宝、不肯丢掉的原因。喜欢骇人听闻的治疗学家肯定会说我凌乱的衣柜“不益于健康”。恕我不能苟同。与凯文、油漆、刑事和民事审判带来的叫人畏缩、感觉肮脏的痛苦相比，这种“痛苦”简直就是有益于健康！六十年代人们对所谓“有益于健康”不屑一顾，我却渐渐把它视为难得的法宝。

关键是，手里抓着柔软的蓝布晨袍，对邻居仓促间绘制又免费赠送的这幅“作品”评估时，我好冷。虽然已是五月，但是乍暖还寒，风像刀子一般。在我真正顿悟之前，我还以为经历了这场灾难，生活中一些微不足道的懊恼会化为乌有。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你仍然会因为那些不尽如人情的事情而心寒，邮包丢了，你仍然感到绝望，发现星巴克少找了钱你仍然觉得苦恼。在那种情况下，还想着去加件毛衣、戴双手套，或者因为被人骗走一美元五十美分而耿耿于怀，我会尴尬的。可是自那个星期四之后，我的全部生活都被这样的尴尬紧紧包裹着。我在转瞬即逝的小烦恼中寻求慰藉，以为那是礼节和得体幸存的象征。衣服穿得不合时宜时，或者因为在牲畜市场般大的沃尔玛超市里找不到一盒厨房用的火柴而生气时，我都会为这种情感上的平庸而自豪。

我又小心翼翼地走到侧门，心里疑惑不解。这帮人怎么能把我们这幢房子袭击得如此彻底，而我就在屋里睡着却浑然不知。我怪自己每天晚上服用过多镇静剂（什么话都不要说，富兰克林，我知道你不赞成）。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完全错误估计了形势。事情已经过去

一个月，不是一天。不再有人对你冷嘲热讽，或者大声吼叫，也没有人戴着滑雪面具来骚扰，或者手持锯短了的鸟枪来威胁。他们偷偷摸摸地来。仅有的动静是树枝折断的声音，装得满满的第一罐油漆倾倒在亮光闪闪的桃花心木门上发出的沉闷的声音，油漆泼洒到玻璃上的宛如浪涛拍岸的声音，以及流到地上发出的滴答声。那声音不会比大雨落地的声音更响。向我们这幢房子喷射而来的不是幻彩荧光漆，也没有喷洒油漆时那种天然的“愤怒”，而是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仇恨。这仇恨随着时间的推移积淀得越来越厚，越来越浓，就像上好的法国沙司。

你一定会坚持找人来清理。对于美国人精细的分工，你总是抱有极度热忱的态度。他们不管干什么活儿，都有“专家”。有时候你翻看电话号码本里的黄页，纯粹是为了好玩。“清理油漆：深红色瓷釉。”可是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讨论我们是多么有钱，说凯文是怎样被宠坏的。我不想让格拉德斯通人幸灾乐祸，对我冷嘲热讽：“瞧，她有的是钱，雇得起人替她收拾那个烂摊子，就像那位要价不菲的律师。”不，我要让他们日复一日地看着我，看我亲自动手清除那些油漆。我还特意租了一个喷砂器擦砖上的油漆。有一天晚上，劳累了一天之后，我朝镜子里看了一眼——镜子里的我，衣服污渍斑斑，指甲开裂，披头散发，我不得叫了一声。以前有一次，我也是这个样子。

房门周围的几条裂缝可能还闪烁着红宝石般的光彩，那几块仿古砖的缝隙里也许还残存着几滴充满怨恨的油漆——因为太高，我站在梯子上够不着。我也不清楚。房子我卖掉了。民事审判之后，不得不卖。

我本来以为房子出手会很困难，以为讲迷信的买主知道房子主人是谁之后肯定会打退堂鼓。但是事实恰恰证明了我对自己的国家多么

不了解。你曾经责备我，当人类历史上最不同凡响的帝国巍然屹立在我眼前的时候，我却把好奇心都用在“发展中国家的泥坑”上了。你是对的，富兰克林。没有什么地方像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的房子一上市，竞价者纷至沓来。不是因为他们对房主是谁一无所知，反倒恰恰因为他们知根知底。结果，这幢房子卖了三百万美元，远远超过它的实际价值。我天真幼稚，根本不明白房子的卖点恰恰就在于其“臭名昭著”。那一对事业蒸蒸日上的夫妇在我们的食品间四处翻动的时候，一定在心里喜滋滋地幻想庆祝乔迁之喜的晚宴进入高潮时的情景。

（叮，叮！）静一静，各位。我提议大家干一杯，不过首先，也许你们压根儿就想不到，我们是从谁手里买下这幢大房子的。我说得对吗？伊娃·哈查多琳……听上去不陌生吧？那当然啦。你以为我们要搬到哪里去？格拉德斯通……对啊，就是那个哈查多琳。彼得，你认识几个哈查多琳呀？！天哪，伙计，太迟钝了吧。

没错儿，凯文。想不到吧？我儿子劳伦斯住他的房间。那天夜里，小家伙住进去试试。结果说要跟我一起熬夜看《亨利：一个连环杀手的肖像》。因为“凯文·番茄酱”（Kevin Ketchup）在他的房间“闹鬼”。哦，得让那孩子失望了。对不起，我说，“凯文·番茄酱”不可能在你的房间里闹鬼。那个一文不值的小杂种在州北部某个儿童监狱里活得好好的呢。照我说，哥们儿，那个凶残的家伙该坐电椅……不，还比不上哥伦拜恩惨案¹！你说什么……十个，宝贝儿？九个，对，七个孩子，两个大人。他杀害的那个老师，据说对这个浑蛋还不错。我可不知道这场血案是不是应该归咎于看录像、听摇滚乐。我们也是听摇滚乐长大的，对吧？可我们上高中的时候谁也没有疯狂到要杀人的地步啊。话说回来，就是别的喜欢看录像的孩子也并非个个凶残呀！

1 指1999年发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哥伦拜恩中学的枪击案，当时有12名学生被杀害。

拿劳伦斯来说吧。小家伙喜欢看惊悚片儿，无论多吓人，他都毫不退缩。可是那次他的兔子被车碾死，他哭了整整一个星期。他们知道电视和现实生活的区别。

我们不停地给他灌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许看起来不公平，不过你真得搞清楚他父母是什么样的人。

伊娃

亲爱的富兰克林：

你知道的，我对人总是彬彬有礼。因而当我的同事们——对了，我在奈阿克一家旅行社上班，信不信由你，能在那儿上班我很感恩——义愤填膺、唾沫星子四溅，为帕特·布坎南在棕榈滩¹获得的票数不成比例大发议论时，只有我耐心地等待他们平静下来，最后，我倒成了“香饽饽”。我是办公室里唯一允许他们把话说完的人。这个国家的气氛突然变得如同过“狂欢节”一般，各种极端的意见相互充斥，水火不容。不过我觉得这场“派对”并不欢迎我。我也不在乎谁当总统。

然而，透过心灵深处那副“潜望镜”，我把过去一周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看得一清二楚。我把票投给戈尔，而你投给布什。选举之前我俩激烈交锋，但是那……那……噢，该有多么美妙！拳头把桌子砸得咚咚响，然后砰的一声，摔门而去。我背诵《纽约时报》上的评论，你在《华尔街日报》专栏文章上气呼呼地画线。这时候，大家都铁青着脸，一丝微笑也没有。可我多么怀念那些为琐事而忙碌的时光啊。

上封信一开头我就说，每天晚上我们聊天儿的时候，我总是把一天发生的所有事情向你和盘托出。其实，这样说不够坦诚。相反，我之所以给你写信，原因之一就是我心里装着那么多的小事，却从来没有告诉过你。

¹ 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以北65公里处的一个岛，西靠近岸内航道，东临大西洋。